

松雪齋文集卷之下

律詩

海子上即事與李子耕同賦

小姬勸客倒金壺家近荷花似鏡湖遊騎  
馬舞靴輕妙迅飛鳧油雲判汚纏頭錦粉汗生憐絡  
臂珠只有道人塵境靜一襟涼思詠風零

重用韻

更從何處訪蓬壺花滿平堤水滿湖韓馮金丸落飛  
鳥王喬仙履下雙鳧姬美自愛千金顏遊俠輕量一  
斛珠我老不知年少事水邊行散似春雪





人日立春

今年人日與春并人得春來喜氣迎宮柳風微金縷  
重御溝冰泮玉鱗生陰消已覺餘寒散陽長爭看曉  
日明霜鬢綠幡渾不稱強題新句慰羈情

送岳德敬提舉甘肅儒學

苦欲留君君不留奮驛跨馬走甘州功名到手不可  
避富貴逼人那得休春酒蒲萄飲窈窕秋沙苜蓿飽  
驂駟儒冠也有封侯相萬里歸來尚黑頭

遊烏鎮次韻千瀨長歌

澤國人煙一聚間時看草屋出林端已尋竹院心源

淨更上松樓限夢寬千古不磨唯佛法百年多病只  
儒冠相逢已定詩盟了他日重尋想未寒

贈張進中舉生

平生翰墨空餘習喜見平生所見墨端子未容誇鬼  
類滄翁應用賦狸毛黑漆面有書意黃紙寧辭署  
字勞千古無人繼義獻出關其家為誰高

贈放煙火者

人間巧藝奪天工鍊藥燃燈清晝同柳絮飛殘鋪地  
白桃花落盡滿階紅  
熒爛如星墮燿  
喧騰似  
火攻後夜再翻花上錦不愁雲氣向東風

挽洞霄章嗣隱

黃髮蕭蕭瘦骨清  
哀於談妙見高情  
瓊漿政欲分丹鼎  
霞佩胡為送赤城  
白鶴歸來華表在  
碧桃開盡玉棺成  
師令此去哀辭悼  
萬經松風共此聲

題溫雪峯詩蹟

出擁旌麾一俊臣  
歸尋社竹作閑人  
龍蛇留遺人間  
世泉石逍遙物外身  
自占神仙骨曠達  
由來毫傑豈埃塵  
山川良是諸孫老  
華表歸來又幾春

論書

右軍瀟灑更清真  
落筆奔騰思入神  
裹鮓若能長住

世子鸞未必可驚人  
蒼藤古木千年意  
野草閑花幾日春  
書法不傳今已久  
楮君毛穎向誰陳

歲晚偶成

致君澤物已無由  
夢想田園雪水頭  
老子難同非子  
傳意人終下  
楚人咻濯纓  
久判隨漁父  
來帶寧堪見

鶴歸亭在龍虎山虛靖天師舊亭也

仙去人間有楚亭  
四山林竹鬱青  
隱居真誥傳千  
古玉局丹文保萬靈  
白鶴歸來人換世  
黃雲翔集夜充庭  
虛聲轉松風響  
思幽巖泉洗耳聽



挽道士危功遠

颯世紛々一夢同覺夢虛室已成空藥鑪丹竈塵埃  
裏羽節瓊輪杳謁中系對尚明秋館月青松猶  
窓風僊家自有逍遙趣不用悲哀哭斷蓬

老態

老態年來日々添黑花飛眼雪生鬢秋衰暮  
狀食肉先尋別齒攖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戚淚  
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

絕句

題秋山行旅圖

老樹葉似雨浮嵐翠欲流西風驅背客吟

題萱草蛺蝶圖

叢竹無端綠幽花特地妍飛來雙蛺蝶相對音

題米元暉山水

澄江漾旭日青嶂擁晴雲孤舟彼誰子應得離人群

黃葵詞

仙掌鬱金衣朝陽風露晞可憐蜂與蝶祗解弄春暉

題太白酒船圖

載酒向何處稽山鏡水邊若為無賀老興盡便回船  
蕭洒稽山道風流賀季真相思不相見愁殺謫仙人



題彥敬越山圖

越山隔濤江風起不可渡時於圖中看居然在煙霧  
寄題真定明遠亭

未到新亭上先題明遠詩雲間歸鴈小山外夕陽遲  
獨夜

秋風動林葉夜雨滴池荷孤客睡不着亂葦鳴更多

題李仲賓野竹圖

吾友李仲賓為此君寫真冥搜極討蓋欲盡得  
竹之情狀二百年來以畫竹稱者皆未必能用  
意精深如仲賓也此野竹圖尤詭恠奇崛窮竹

之變其葉繁而不亂可謂豪髮無遺恨矣然觀  
其所題語則若悲此竹之託根不得其地故有  
屈抑騰躡之歎夫蕭蕭青黃木之灾也擁腫拳  
曲乃不夭於斧斤由是觀之安知其非福耶因  
賦小詩以寄意云

偃蹇高人意蕭疎躡躑風無心上霄漢濕迹向高蓬  
題仲賓竹

幽人夜不眠月出窓州已幾尋管城公奮髯寫清影  
此君有高節不與草木同蕭蕭三兩竿自足來清風  
曉起聞鶯

暑氣曉來清，聞道鷺遠思。故園路松下，綠苔生。

題孤山放鶴圖

西湖清且漣，滿船舟時蕩。晴暉處，青山獨往，白鶴迎歸。

昔年曾到孤山，蒼藤古木高寒。想見先生風致，畫圖留與人看。

送王月友歸杭州

社燕秋鴻各自飛，我來君去苦相違。西湖西畔梅如雪，應有親朋待子歸。雲本無心漫出山，歸來依舊與雲閑。何當從子東南去，掃地焚香畫掩關。

浮玉山

平湖流水清且闊，中有浮玉之名山。千帆過盡暮天碧，惟見白雲時往還。

鄞南山中

山深草木自幽清，終日閒鷗不覺驚。好作束書歸隱計，蹇驢來往聽泉聲。

采桑曲

野雉朝雊，且飛誰家。果采桑歸，欲折花枝插了。髻還愁草露濕裳衣。



梅花

瀟洒江梅似玉人倚風無語澹生春曲中桃葉元非  
侶夢裏梨花恐未真

題蒼林疊嶂圖

素亭未成鴻漸隱丹青聊作虎頭癡久知圖畫非兒  
戲到處雲山是我師  
溪上先人之故廬南山秀色照庭除何時共買扁舟  
去看釣寒波縮項魚

以畫寄高仁卿

碧山清曉護晴嵐綠樹經秋醉色剛誰是丹青三昧

手為君滿意畫江南

題秋胡戲妻圖

相逢素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荆綵亦足別來渾未  
識黃金聊試別來心

題舜舉折枝桃

醉裏春歸尋不得眼明忽見折枝桃向來飛蓋西園  
夜萬燭高烧照爛霞

過嚴陵釣臺

富春山中有客已辭榮歸來意正真坐釣滄波  
上却笑劉郎非故人

桐江水色映青山安穩行人掛布巾  
風沙鞍馬裏不知此地是塵凡

喜晴

久雨厭々愁殺人晚晴猶得見青春  
急須走馬西湖路楊柳淡黃如麴塵

和韓君美二絕句

金山

江水西來接太空中流突兀湧龍宮  
妙真直坐上一迤首看盡世途風浪中

蘇州

子胥死後已無臣中國由來漸屬秦  
天下固知多美婦五湖元自有高人

題所畫梅竹幽蘭水僊贈鶴泉

千樹瑤芳墜水湄西湖風月鬢成絲  
江南春色今何在願有高人把一枝

蕭々葉帶雨聲寒裊々枝探月影殘  
欲引九苞威鳳宿晴窓試寫翠琅玕

百草千花日夜新此君林下始知春  
雖無令色如嬌女自有幽香似德人

翠袖盈々不受扶天風縹緲降麻姑  
便應從此東吳



去幾見蓬萊弱水枯

東城

野店挑花紅紛姿陌頭楊柳綠烟絲不因送客東城  
去過却春光揔不知

湖上莫歸

春陰柳絮不能飛雨足新芽綠更肥政恐前時鷺白  
鷺獨騎鸞駿逸湖歸

明時官府初無事下走非才自覺他奔走塵埃竟何  
補故園松菊久應荒

即事三絕

湘簾疎織浪紋稀  
白宇新裁暑氣微  
庭院日長賓客

退繞池芳草燕交飛

古墨輕磨滿几香  
一池新浴粲生光  
北窓時有涼風

至閑寫黃庭一兩行

遠屋扶疎竹樹清  
幽心燕雀共生成  
貧家自笑無金

彈教樹枇杷揔不空

牧牛圖

楊柳青青黃鳥飛  
牧童牛背日初肥  
一犁耕罷朝來

雨却背斜陽鳥在飛

題山水

霜後疎林葉盡凋  
謝要向溪山好  
謝要向溪山好

詠文

酒酣新釀氣如雲  
一黃金合鑄紀綱

自言

齒豁頭童六十三  
事人松堪慚唯餘筆硯情猶

在留與人間作談

題茗溪絕句

自有天地有此溪泓  
日排淨無涯我居溪上塵不

到只疑家在青玻璃

題四畫

桃源

桃源一去絕埃塵  
無復漁郎再問津  
想得耕田并鑿井  
依然淳朴太平民

淵明

淵明為令本非情  
解印歸來去就輕  
稚子迎門松菊在  
半壺濁酒慰平生

四皓

白髮商岩四老翁  
紫芝歌罷聽松風  
半生不與人間



事亦墮留侯討術中

赤壁

周郎赤壁走曹公萬里江流鬪兩雄蘇子賦成音偉  
甚長教人想謫仙風

偶成

竹林深處小亭開白鶴徐行啄紫苔羽扇不搖紗帽  
側晚涼青鳥忽飛來  
未利花開小玉蓮香風引謁洞中仙夢迴不記相逢  
語明月清圓在枕邊

即事

庭槐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  
夢閒看行蟻上南柯  
橘子花香滿四隣綠陰如染淨無塵幽齋獨坐鳥聲  
樂萬慮不干心地春

贈彭師立

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  
者未容俗子議其間

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  
古須如明月印千江

雜著

樂原

樂本乎律。始於欽正於度。曷從而正之。曰以候  
 氣正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象黍之法。黍之為物  
 也。大小不齊。就取其中者。得象之。而然橫象之。而否  
 是故不可。以黍定法也。必擇土中。使善歷者。候氣焉。  
 氣應則律正。律正則度正矣。較之象黍之為。不亦善  
 乎。律之長短。鄭氏之說。不可易也。又其上下之所以  
 相生也。而所謂時節。變易也。夫音之清濁。定於管之  
 長短。凡其堅固則一。而無非有大小之異也。先儒  
 制律有大小之異。非其然也。律不可以徒律

律。不可以為樂。必施之於管。而後樂生焉。用之而  
 天地應。鬼神格。人風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  
 棄道微流。為賤工之事。為士者。蓋耻之。豈特不以為  
 已任而已哉。然樂之所以勸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  
 者。不可。豪釐差。以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  
 宮。謂律之各自為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  
 律中黃鍾。夫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  
 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此自然之  
 理也。還之於律。而七音備矣。補之於器。而八音諧矣。  
 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於七音之中。



豈不認乎黃鍾為衆律之祖宮聲為衆音之君皆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謂黃鍾為宮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順序不待用清聲也大呂為宮則黃鍾為變宮還宮之法宮為濁變宮為清若乃大呂均以黃鍾為變宮則是變宮友濁於宮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於是以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於十二律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黃鍾之為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鍾為然十有二律皆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

五柳先生傳論

夫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宮以復是商角徵羽重於宮而臣民事物上陵於君也此亂之道也

志功名者榮祿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足以易其慮何則紆青懷金與荷緇賦畝者殊途同志青雲與微俸一時者異趣此伯夷所以餓于首陽仲連所以欲蹈東海者也矧名教之樂加乎軒冕達已之病甚於凍餒此重彼輕有由然矣仲左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嗟

平如先生近之矣

夷齋說

孟頫往年仕原師識田君澗之及來佐濟南田君長  
山東廉訪幕府從游既久出一卷示孟頫則踈齋廬  
公所書潘君記夷齋之文也夷齋者田君所居室之  
名也天下之名屋室者衆矣而君獨名之曰夷者所  
以見君之心也夫夷之為言平易坦夷之謂也老子  
曰大道甚夷是也田君自少年仕御史府無傾險刻  
薄之私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夷與險對者也嘗試  
言夫險者則夷之義自見今天下之險無踰於水

水之險則有巨壑澗瀨若江若河以至于海而水之  
險極矣然舟楫既具人力既盡則若履平地其或一  
於顛覆蓋有幸不幸存焉耳若夫人心之險又非水  
之能喻也談笑而戈矛中謀慮而機穽作不飲而醉  
不醜而毒同則刎頸膠漆異則對面楚越及其至也  
以錙銖之利豪縻之忿使人上下乖骨肉離險之禍  
可勝言哉田君無是也則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因  
田君之意推而為之說以頌田君之德而警夫世之  
險者焉

序



書今古文集註序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以其為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向漢河東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偽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偽為真偶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為書三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此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偽忽無遠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愛其然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為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

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贈趙虞卿序

虞卿從其兄來吳興兄卒官虞卿因留不去蕭然蓬旅無一簞之儲飯豆羹菽褐垢弊處之無窮愁之色人感饋者亦欣然弗拒及遇人有不足輒乞之無吝情觀其人嗒然無所為聽其言淵乎以道而其奕又通天下之善奕者也人不知來嘗言人知之未嘗矜意且胸中所得故外物不足以累之嗟夫

人患無所得即有得雖千金之富駟馬之貴若將免  
焉虞鄉其肯以此易彼耶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游於藝吾老虞鄉者所謂游藝志道者耶虞鄉居  
吳興久吾黨之士往往生與之游於是相與賦詩贈之  
而趙孟頫又為之序

關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弁以書抵僕示以關里譜系求僕為之  
序且自叙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唐同光  
間避亂自關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之生源之  
生實之生麗水縣丞會之生平之生達之生公志公

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之生貴敬貴敬  
生潼孫是為文昇皇考始家于抗宋德祐末職教建  
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  
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  
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聚  
不能復歸溫州既以娶于漂陽携諸孤就外氏以居  
遂為漂陽人云竊懼久而忘其所自求故切之然以  
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未流餘  
裔往往不知其所以後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  
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



自達康而漂陽凡三世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  
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踈譜系之作其可緩乎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脩好學故能繼紹  
先志續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  
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  
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  
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脩先世之志  
勤勤以譜系為事跡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  
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之今為浙西

訪掾云

記

吳興山水清

遊園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然有會心者  
不以為知言南來者不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  
匯為玉湖汪々且湖之上有山童々狀若身蓋  
者曰車蓋山懸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  
騰相屬弗可殫述矣北北小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  
木踈瘦如牛馬山曰與水際路遙其麓遠望草見草  
樹綠之而已

水盈縮為高岸。或曰：玉浮王之南兩小峯參差曰上下釣魚山。又瀟山長迢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上下河口。此山與西山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毗。毗者鱗比曰。此山與玉湖之水北流入于城中。合善水于城東，其水不入于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游流城南，眾山環周如翠。以琢削空浮水上，與紅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一。志清遠處耶。

縮軒記

戴子遇於浙水，入上相鄉而笑曰：胡然而來乎？於

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違而相與為友。其流也，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為困。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為異，已俄而戴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濱而處辟，吾堂之南雷名之曰。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子之衰也，吾畏人者也。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憊然不足於中，而後畏縮怯爽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腹實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而于于而無與居，高吾冠，博吾裾，自以為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



娛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  
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  
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群而已耳且  
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  
之音子都之妓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急  
怵乎吾情而事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  
得乎余喟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是也吾喻子志矣天  
下莫大於盜而顏子為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夷為富萬  
鍾之祿君子或以為不足衮衣之榮君子或以為辱世  
以為石君子以為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

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居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為記余嘗謂  
為之說曰言者心之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  
動于中者雖欲不言而欲不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  
怒則言踈悲則言慘憂則言塞忿則言煩戚則言甘氣  
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  
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  
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至也一言可以為榮一言可以為辱言固不可不慎也

而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陰  
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  
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衆  
蠕動喘息有知無知之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冑其  
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默然若無有者一或發  
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之而鳴則吾見萬物英  
華將不斂英華之不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  
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  
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  
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也

有平居愉愉如不能言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三世于  
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產佳石有告之者曰永寧  
口有石天成如龜跡高三尺廣四尺其長倍高輦致之  
夜有大光耳三若自龜出者又有告者曰去石龜三里許  
有石如研高廣與龜稱復輦致之及門霾霧昏塞碑作  
大聲躍于地前行三十有二尺侯求余為文將刻諸石  
為余言如此余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  
者為之歎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於是復徵其行  
事得參知政事王公思廉所撰侯為平定知州時德政



碑言賣歷本均課程收皮草與碾磴省民錢五萬餘緡  
他善政甚多又得榆關岳蕃及同知武州事楊述所為  
碑文言侯引龍池以給安平溝却湫以通亂柳導盤纏  
河以貫裴村凡水之利無遺力焉而侯不憚胼手胝足  
躬事耨鍤以為民倡故雖功大力鉅而成不踰時古所  
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無以過之蓋侯性朴質彊力絕  
人有可以利民者不啻若嗜欲使侯得居大官其所建  
豈止於是哉宜鬼神報之以龜石云侯名贊蔚州人年  
十一給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代之還家為農稍  
長右三部俾領三千人採木作大都城門時至元四年

錢粮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農少卿五年  
升太府卿六年除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復兼勅令所刪  
脩官十二月除右文殿脩撰兩浙計度轉運副使二年  
四月升集英殿脩撰尋進寶章閣待制知臨安府湖西  
安撫使六月遷樞密都承旨後省疏曠免差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十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歷十一月兼  
提領淮西軍馬錢粮三年二月兼提領江淮茶鹽所差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四年六月知平江府兼提  
點淞西刑獄十一月兼提舉常中義倉茶鹽五年進顯  
謨閣待制召拜兩浙轉運使除淮戶部侍郎是歲十月

理宗祖落度宗感祿孫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咸淳元年賜進士出身二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三日也烏乎痛哉遺表聞度宗感涕賜銀三百兩絹三百匹以銀贈銀青光祿大夫官自迪功郎至通奉大夫爵進歸安縣開國子府君生於嘉定癸酉十一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十五年卒累贈碩人子男八人孟頫孟頴孟頵孟頶孟頷孟頽孟頾孟頽將仕佐郎杭州路儒學教授孟頵奉議大夫滄鹽使孟頽奉議大夫汾州知州孟頽承務評同知南劍州餘皆嘗仕宋而頽頽已不幸詔女十餘人皆能書過沈昌言而鼎適

之子鄣德府君某御史室鷹門郡夫人楊治家嚴亦重之盡禮未嘗違顏色壬辰之兵司農府君舉家走宋曰氏崎嶇兵間北度河來洛居高牟村兵火後家益節德府君後事於相性疎野不事生產母手織絰以儉取給奉御史甘旨無乏二子曰澗字師顏曰衍字師孟澗既長從事河間府君自相就養母躬授衍書會朝廷分遣學士周砥藺沘儒藉母命衍肄科舉凡例一月試中得免編戶府君卒河間母携衍奔喪除服歸相而復又卒於河間母痛之因得疾之病危衍謂曰人孰不畏死然死竟不可逃我所以忍死有言者欲令汝知



吾心耳我年十六歸汝家事尊撫幼凡四世艱險靡不  
更李氏南矣起汝家者屬在復又早卒吾二姓不泯  
於後責盡在汝勉之吾死且瞑衍既免喪徒步來京  
師折節為中書小吏再明年由刑部令史升御史臺中  
書省掾今為禮部主事師孟能自對立為時名士母之  
力也嗚呼毋誠賢矣哉始余至京師與師孟相聞一日  
遇諸途師孟前跪曰君非子昂乎余曰子謂誰曰田衍  
也余曰子何自知為余曰衍聞諸鮮于伯幾趙子昂神  
情簡遠若神仙中人行客京師數年未嘗見若人非君  
其誰遂相與莫逆至于今十年矣海內言善交者必曰

田楚即孟以其文屬余宜而余亦宜為斯文乃書其末  
刻石墓左用昭示于來世

先侍郎阡表

府君諱興嘗字中父胄出宋太祖自秀與僖王五世而  
至府君嘗家吳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圭是為府君  
伯圭父憲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是為府君王父其  
祖應官語在宋史恭襄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  
朝奉大夫直華文閣累贈通議大夫是為府君三考妣  
碩人鄭氏府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蔭補官初調饒  
州司戶參軍辟監海昌鹽場俄易黃姚運監辟蕪浙西

茶鹽司主管文字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  
縣以治最聞淳祐八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五月  
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除軍器監主簿明年十一月監  
三省樞密院門外明年正月遷太府寺丞兼太宗正丞  
出知嘉興府治為諸郡家拜金部郎官兼右司特除直  
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提舉浙西常平義倉茶鹽  
公事實祐元年升軍器監尋除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公事二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九月兼主管  
淮浙發運司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二年差主管建康府  
崇禧觀三年除將作監提領荆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入無異辭此古所謂能默  
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按吳興志管夷吾之後有游氏于此省人因名其地曰  
樓賢今為程樓賢山是也其備散盡郡邑迄于今不絕  
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籍昇以諱仲字意夫個儻  
尚義晚歸益自意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  
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于我寧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  
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間曰余曰道昇先人沒  
而無後禮婦入內夫家而外父母也又不得祀公歲時



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橫  
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救靈無恙音即是建祠俾方外  
士為之巖事庶乎少紓予哀而其為久遠計也似亦可  
哉吾容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其言為卜相  
其宜勅禱三間以祠公之配周凡材竹甕石悉撤  
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進士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  
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子時以仲姬往造其  
間祭饗故里催我者亦足以少慰公之靈營也哉書事  
于石尚俾我後人勿忘夫入之志云

碑銘

史周卿孟允適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良適翰林直學  
士張伯淳孟家適韓巽父孟比適印直傳孟益適南  
路總管印德傳孟萃適錢澄孟漸適錢誼孟豫適沈光  
謙孟遇適施誼孟過孟既未嫁而夫除男廿四人孫女  
廿人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葬湖州烏  
程縣澄靜鄉聶村越十一年墓毀于盜至元庚辰改卜  
城南車蓋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身眉目踈秀襟  
度洒落不歲怒蓄怨性好學躬布衣韋帶之行才任治  
劇而為政務豈弟所至皆有惠愛任二十年先世園田  
乃更加損先友禮部侍郎東平劉公震孫誅之曰府君

於時為循吏於朝為名卿於國為信厚公族世以為知  
言府君沒十二年而宋歸于元又十一年當至元廿四  
年孟頫蒙

恩召至

闕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數年之間驅  
馳南北故於府君之行事本末不違有所紀載元貞元  
年孟頫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丘壠以為終焉之計  
而又拜汾州之

命恐遂失墜泯沒乃收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  
大德元年十二月 日不肖孤孟頫述

任外實墓志銘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太梁張君錫以上虞蘭穹山寺碑  
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今  
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山明任外實之文也余始聞外實  
夢寐思見之數年外實自明來杭余始識外實顏顏  
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為友而宗陽社宗師館之  
於宮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其徒以為食而文日大以  
肆近遠求文以刻碑者殆無日虛益外實之於文沉  
厚正大一以理為主不作虛語棘人快舌而含蓄頓挫  
使人讀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忘其遽止於斯也



君諱士林字炳實姓任氏其先蜀綿竹人少師希夷之  
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埭山曾祖  
秩然祖慶恭父果德君幼穎秀六歲能屬父大父奇之  
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  
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  
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併經理文公書院  
既落成有司以為然乃命教諭上虞蓋作簡穹山記時也  
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唐至大初中書左丞祁公以事  
至杭聞君文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  
未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於杭

州客舍有句章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于家君生於癸  
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  
王氏子男三人長來也不幸亦卒娶同女一人環娘將  
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墓之  
域相與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余雲水之上涕泣請銘  
其墓石余深悲悼實之不克助弔且予相鄉而哭尚忍  
辭為銘曰

嗚呼天之生材實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時道游  
後學曾不見用粗展其略院寤坎壈一病不藥木折于  
山玉碎于璞行道之人亦為嗟若闕葬松鄉來也同城

文塚在茲過者必式

元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同提舉濮君墓志銘

皇元以仁治天下

列聖相承視民如傷一夫或飢由己飢之有能出粟以賑者輒予之以官其實之宗庶視粟之多實著為令故雖有水旱之灾而無捐瘠之民此克湯之用心也大德丁未歲大侵濮君明之捐米千餘石以食餓者全活無數府上其事遂以應德管任版焉君諱鑑字明之世居嘉興崇德之語溪山陰人其祖考諱敏祖考諱世昌宋承信郎其諱世昌祖考諱敏祖

副都監婺州駐劄君性明達而處已以謙待士以禮鄉鄰有爭常合和之為義塾以泐學徒為非幹以便行及為津梁以濟不通為櫟積以給死喪其樂為善蓋天性然也初調官揚務官繼授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皇慶壬子春治徽歸家上冢指祖塋之西大樹謂蒼僧曰我死可化於此氣訝其語不祥皆愕貽相視是夏復還官次連日樂飲瘍發於項初以其小而忽之樂飲如故屬方隆暑疾日以劇遂不可為其卒六月二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喪之歸官吏遮道以祭市民無不嗟惜渡江而南風日恬美波濤不驚拉家僧俗



吊者系道梵唄之音不絕于耳其為人兩鄉慕如此孤  
允中不敢違先志以是年十二月九日火化於所指之  
地奉函骨于堂迄今八年允中曰吾非不能葬也願函  
存則親存葬則心矣是以弗忍也然豈容終不歸于土  
乎乃卜以迺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附葬祖塋之旁  
娶沈氏嫡子一人允中也庶子三人俱幼孫男二人女  
五人允中來請銘予惟君輕財重義蓋積而誅散者是  
宜銘

銘曰

邦本惟民民不可飢穀廩以贖國邦之基錫以一官禮

亦宜之盍殞上壽胡止於斯有子承家報其在茲

制

資善大夫隆禧院使文著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

人本乎祖孝莫大於顯揚君體其臣恩莫先於褒卹上  
及三世國有彝章在曾祖父阿台薩理學貫幽明德崇  
端慎西域之板圖既入四方之賢俊咸歸尔以辨慧之  
才適際休明之運及我

定宗之世遂為皇子之師流慶本文既大興於象教推  
忠社稷乃繼秉於鈞衡睠尔曾孫益昭先訓是用錫以

保德之誦表以柱國之勲仍定謚以疏封庶褒生以勸  
後於戲趙國山河之固既啓爾邦漢朝帶礪之盟尚期  
尔後英靈如在寵渥其承可

曾祖母

朕惟邇本以推息所以勸忠而教孝矧以孫曾之善繼  
宜均伉儷以疏封具位有德有言令儀令色既未嬪于  
君子遂鍾秀於諸孫或振響於覺林學推慈濟或著勲  
于鈞軸世篤忠貞蓋從列爵之榮以顯宜家之美於戲  
魚軒翟第雖莫及於當年駕誥龍章庸追崇於三世尚  
歆寵命以迪後人可

領太史事阿刺渾薩理鎮密而溫純明敏而謹慎早親  
帷幄朝夕輸獻納之忠出其車與春秋備巡遊之從級  
引天下之士進不隱賢弥綸禁中之機退無泄語恭  
和於曆象位承珥於鈞衡管轄學貫天人恒密陳於警  
戒子房智定儲或亦預計於基圖能自保其功名人不  
見其善過當時有全才之日舉朝皆厚德之推美美流  
芳非或異世是用獻錫功臣之號榮加柱國之勲茅土  
關全起之封公府建維垣之重易名節惠極致哀榮於  
戲明良同時慨追懷於既往子孫逢吉尚思報於來今  
咨尔有靈歟于時命可



母在堂

婦人送夫之壽不以生死而異恩臣子事君以忠宜被  
褒崇之典此蓋國家之制爰疏閨閫之榮具位婉婉令  
儀柔加維則事舅姑以孝藹然婦德之純教子孫以賢  
允矣異道之粹况尔先臣之內助盍聞大國之華於  
戲翟第以朝庸示車服之美綵衣侍養坐膺旨之供  
性服寵嘉益綿壽祉可

贊

太子弘真贊

氣稟全百之豪風流東晉之高筆筆雲烟吐辭波濤就

祖父

大道之興蓋有闕乎世運佛教之盛故莫尚於我朝慨  
想哲人申加郵典其官祖父乞台前理法之龍象國之  
鳳麟稟勇猛精進之資負剛明果斷之氣樹宗風而益  
振酌法海以弥深福澤之流卒憐後嗣柱石之佐遂為  
良臣雖已寵於褒章猶未泯朕志是用表勳著號賜  
履易名庸建尔于上公武慰尔于下地於戲道長世短  
既脫履於空華早孝孫賢尚祈勅其奕葉其敬朕命永  
建乃家可

祖鼎

風化之本實肇於閨闈哀卹之章必齊乎伉儷丞界祖妣爰爾國恩具位秀毓德門家祿寶媛篤生賢哲巍然台鼎之司坐享安榮鬱若山河之錫迨諸孫而未艾昭德澤之可隆宜進朕封用疏大國於殿非此母則不生此子徒緬想於畫臣爵其婦而送其夫尚有光於來世爾靈不昧朕命其承可

父

自古哲王咸有股肱之佐惟我世祖居多心膂之臣緬想先猷有如一曰宜加褒典以慰九泉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

文藝如嗜欲以古入為朋曹出則父毋名杜入則待從夔臬蓋塵俗所不能侵而軒冕亦不能逃也

參政郝公畫像贊

麟鳳龜龍是謂四靈公出瑞世儀于

帝廷政柄是參 衮職是補進退有道孰余敢侮嚴之

國禎表之人望見者竦然咸曰良相

天子之公公豈久聞維伊維呂伯仲之間

雪樓先生畫像贊

嶺山喬嶽降其神長江大河肆其文望之儼然薄夫為教幅巾裘衣坐鎮雅俗身冠白簡達折姦臣蓋凜然如



白雪蒿然如陽春雖玉帶金魚世以為公貴孰知夫胸  
吞雲夢者所以為一代偉人也哉

銘

周待制致樂堂銘

子事父母貴養其志孰謂外物而樂可致孝本天性至  
性即孝具在方冊可則可效周君之堂我雖未升豈  
斯文孝實有徵爰作銘詩以頌以勉五十而慕舜也何  
遠

題跋

書吳幼清送李文卿歸養序後

旣陽李文卿方位漣海戎幕一旦請解官歸養是時  
其父八十餘矣溫清之間甘旨之供又數年而父卒  
既卒葬之以禮服闋復佐真定戎幕於杭於是文卿  
亦七十矣告老而歸戎帥苦留之不可奪乃以詩卷  
使真定弟宗某來徵余言僕聞卷見司紫吳公之文  
雖其公之言憤世嫉賢可為萬世戒而益者以見  
文卿孝於其親異於流俗萬也文卿之家七世  
不異爨其所由来蓋亦有自而文卿又能引年致仕  
視世之貪榮苟禄言何啻霄壤也尤使人敬之愛之  
不能自已敬書吳公之序之後而歸之

七觀跋

七觀者翰林待制文公補之所撰也何為而作也翰林承旨程公請老而歸素公作此以送之也送程公之歸而不及乎執手傷離之情願乃鋪張組織細大靡遺何其勤且博也蓋自放生始作七發魏晉而下往々追蹤躡影詩奇闢麗才高者十雲雲學博者漲溟渤後之學者絕譽久矣公之此作因事以發其辭引類而極其理將馳騁乎濛濛於執乎班揚非夫貫通三才博綜百家疇能續靈蛇辨若斯其美也僕雖衰老目昏不覺援筆為書一通若袁公不以筆札之

陋刻諸堅石庶幾詞翰相湏之義傳之天下後世以為美談云尔

樂府

浪淘沙

今古幾齊州華屋山邱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又落空使人愁波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風曾見昔人游只有石橋橋下水依舊東流

虞美人

池塘處處生春草芳思紛紛繞醉中時作短歌行無奈夕陽偏傍小窗明故園荒徑迷行迹只有山仍



碧及今作樂送春歸  
莫待春歸去後始知非

蝶戀花

儂是江南遊冶子  
烏帽青鞋行樂東風裏  
落盡楊花春滿地  
萋萋芳草愁千里  
扶上蘭舟人欲醉  
日暮青山相映雙蛾翠  
萬頃湖光歌扇底  
一聲催下相思淚

點絳脣

昏曉相催百年窓暗  
窸明裏人生能幾  
贏得貂裘弊  
富貴浮雲休戀  
青綾被歸與未放  
懷煙水不受風塵  
聯

唐月美人

浙江舟中作

潮生潮落何時了  
斷送行人老  
山川沉萬古  
意無窮  
盡在長空浩漭  
鳥飛中  
海門幾點青山  
小望極煙波  
渺何當駕我以長風  
便欲乘桴到日華東

後庭花

清溪一葉舟  
夫容兩岸秋  
採菱誰家女  
歌聲起  
暮鷗亂雲愁  
滿頭風雨帶荷葉  
歸去休

太常引

弄晴微雨細絲絲  
山色澹無姿  
柳絮飛殘  
荼蘼開罷

青杏已團枝  
闌干倚過人  
何處愁聽語  
黃鸝實惡  
塵生翠銷香滅  
天遠鴈書遲

木蘭花慢

和李筭房韻

愛青山遶縣更山下  
水縈迴有二老風流故家喬木  
舊日亭臺梅花亂零  
春雪喜相逢置酒藉蒼苔拚却  
眼迷朱碧慚無筆瀉瓊瑰徘徊俯仰興懷塵世事本  
無涯偶乘興來遊臨流一咲洗盡征埃歸來算能幾日  
又青圓柳葉燕重來但願朱顏長在任他花落花開  
松雪齋文集卷之下

題趙松雪齋文集後

余自幼鞭羈管鳳籍古人物即知吳興  
趙松雪先生乃宗室遺胄勝國時為集  
賢大學士以詩文製作高天下當時得  
片楮隻字者悉寶藏秘不以傳迄今為  
甚余嘗重購滿都同志者累年未覩奎  
翰戊辰春試始獲第受選為程迺先生



父母之邦也適訪諸鄉彥久之桂史王  
君爾之始以是書全編見示余誦誦再  
三其間三制律詩賦碑誌序記銘贊樂  
府與它雜著真渾金清樂玩聽不容以  
一雜視彼賄花美文造妖捏怪之文使  
人詰曲聱牙儻不爾讀向者大徑庭矣  
將益信先生為必而稱慕者不虛然猶

惜今人徒稱先生書法圖畫妙絕當世  
而其識學之淵博弘遠夫豈能盡知哉  
選不敏將欲梓行以肆其傳第簡素浩  
繁不能備識延謀諸學博宣城陸君公  
亮用成余志中加訂正取其尤切於世  
教者若干篇釐為上下二卷題詞仍舊  
巔公無輒拜手而言曰先生衣冠自宋

以龍潛于野而簪笏隨元寶比之鶴籠  
蓋有以窺先生之志矣用是有涉於勝  
國時事者爰鑿缺之以發先生潛志幽  
德云

五德辛未

馬

